



我看“戛纳电影”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克 赛

《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》 李安闯进 美国人的精神私地



《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》剧照

李安! 李安!

先要用两个感叹号表达对李安新作的激动之情。

这不是一部讲述音乐节本身的影片,全片甚至没有一支完整意义的乐队登台;这不是李安的第三部同志片,主角的小艳遇的确表明了他的取向,但同性感情不是故事的主线;这不是一部严肃、深刻的影片,至少不是一部貌似严肃、深刻的影片,它颠覆了李安之前作品的压抑和沉闷,故事流畅而情绪飞扬。李安的这部小片,也许不具棕榈像,很多人也许会失望,而对我来说,则是惊喜。

诚如李安自己所言,在拍完《断背山》和《色戒》之后,《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》是他用来放松的一个小品。影片拍得情绪飞扬,满足了人们对那个神奇年代的向往,充满了伊甸园式的虚幻的美好,电影对音乐演唱会的唯一正面描述,是 Elliott 和一对流

浪的男女分享大麻,然后在山顶远远看了音乐节的全景,其中用华丽的彩色和魔幻的镜头表现了人物沉沦飞扬的状态。虽然再盛大的聚会最后都是一场虚空,垮掉了能让我们躺倒,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,但没有沉沦,哪来坚定,没有放浪,哪来自由?在好莱坞拍了这么久之后,李安终于能自由的用自己的方式解构美国人的经典记忆,想必他也是认同这句话:能垮掉是幸福的。

《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》以音乐节创办人 Elliott 筹办音乐会为故事主线:他于 1969 年的夏天无意中在报纸上发现“伍德斯托克音乐节”原来的主办场地被撤销了,于是打电话给组织者并找到了新的场地,牵扯进这场 20 世纪最伟大的摇滚音乐节当中,而更重要的是,在参与这个伟大事件的过程中,Elliott 本人和父母也重新梳理了家庭和个人的关系。在很多人的想象中,这部电影主题是记录一个伟大的事件和一个伟大的年代,而事实上,这部电影却把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当作一个人成长的注脚,举重若轻,这不正是李安所擅长的把戏么?

Elliott 决定筹办伍德斯托克音乐节,原本是为了吸引客源,解决父母经营的 motel 的财务问题,但影片最后却探讨了 Elliott 要“到哪里去”的问题。Elliott 的父亲是一位保守、沉默、平淡的小镇居民,压抑的激情却在音乐节中得到了释放,而 Elliott 的母亲则是一个顽固的守财奴,“她只相信现金,对于支票都缺乏安全感”,她对火爆的音乐节充满着复杂的感情。全片的高潮,是在 Elliott 父母误食含有大麻的蛋糕之后,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癫狂,完全解除了生活平时的压抑。而 34 岁的 Elliott 也开始正式思考离开家庭,正如他自己在台词中和父母强调的一样,他也许是数十万来朝圣的嬉皮士中最单纯和干净的一个,可对未来的迷茫却是一样的。

对美国人来说,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不仅仅是一个音乐节那么简单,3 天 45 万嬉皮士的聚合,几乎零死亡的摇滚聚会,它是所谓的垮掉的一代记忆中更美好而纯洁的一部分。因此当李安选择这个题材的时候,就好像他当年去挑战简·奥斯汀的《理智与情感》,属于闯进了美国民族的精神私属领域。但是,任何故事,李安来拍,都是他的电影。

《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》此前在美国试映的时候,并没有取得一边倒的叫好,即使在戛纳放映之后,欧美的记者也给出了比较保守的评价。对西方人来说,伍德斯托克是一个更具时代意义的象征,应该像去年索德伯格拍《格瓦拉》那样拍得沉静而宏大,即使镜头沉闷无聊那也是可以被原谅的。像李安这样用个体和家庭这样一个小的切口去表现,恐怕是他们不愿意看到和认可的,也许他们会觉得太轻浮。此外,电影对于音乐的表现的确太过吝啬,这当然跟李安电影角度选取有关,也可能和李安无法准确把握那个时代音乐精髓,刻意回避有关。还是不能两全的遗憾了。

《破碎的拥抱》 阿莫多瓦 写给自己的回忆录

这次来戛纳,看大导演昆汀和阿莫多瓦的片子,多少是带着朝圣的心理来的。或许是希望越大,失望就越大。阿莫多瓦的第 17 部电影,没有惊喜。

电影的故事看似复杂,实则简单:佩内洛普出演的 Lena 出身贫寒,一心想做演员却郁郁不得志,她的父亲病重缺钱治疗,于是不得不委身于年老的富商 Martel, Martel 甚至投资电影当制片人来满足 Lena 的女主角梦想。而男主角 Mateo 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, Lena 在拍摄电影过程中和导演坠入情网,而 Martel 派出儿子 Ray 暗中监视两人。Mateo 和 Lena 决定远走高飞,而他们的片子却迎来劣评,原因是 Mateo 被女助手背叛,让身为制片的 Martel 将电影乱剪一气, mateo 和 Lena 也遭遇一场意外的车祸, Lena 红颜薄命, Mateo 成为瞎子从此改名 Harry 以编剧身份隐居于世。

虽然阿莫多瓦在电影中融入了惊悚、悬疑等元素,又加入喜剧的戏中戏,讲述的方式也是倒序、插叙夹杂忙的不亦乐乎,但《破碎的拥抱》本质上实在是一个老套的金丝雀寻找真爱,结果被猎人猎杀的故事。其中一些情节和台词让我觉得像再看墨西哥的肥皂剧。阿尔莫多瓦一向以洞悉女性心理而著称,但《破碎的拥抱》看不到深邃感人的东西,如果不是佩内洛普出演,如果不是影片饱满的画质,这部电影几乎就是一部二流老土的爱情片。

《破碎的拥抱》是阿莫多瓦投资最高的一部电影。这些成本大约只体现在那些优美的画面和绚烂的取景上。当然,对这部电影的劣评可能只是我的偏见。无可否认的是,除了故事陈旧,老莫在拍摄手法推进故事和表现人物的细腻方面仍旧无可争议,可为什么我们要在 10 年后还看着 10 年前就已经有人讲过的故事呢?

说这句话可能对大师有些失敬,但人不得不承认自然规律,一个人的创作能力是有高峰的,一个人的视野和想象力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狭窄。老莫说这部电影是他写给电影的情书,我觉得说是他写给电影的回忆录更合适吧。

《蝙蝠》 阳光下的择日而死



情的这个过程是否有趣了。

《蝙蝠》的长处在于影片的想象力,最近韩国导演似乎都热衷结构西方电影的经典类型片,去年宋康昊和金知云合作《好家伙、坏家伙、怪家伙》,成为韩式西部片的创意作品,今年宋康昊又转手好好颠覆了下吸血鬼。两部影片同样的问题都是节奏混乱,《蝙蝠》同《三个家伙》一样,好几次都以为结束了,结果发现剧情又刚刚开始,好处是高潮迭起,坏处是拖拖拉拉,零零散散,不像《老男孩》把情绪绷到最紧张后突然释放。

《蝙蝠》选用了天主教做背景,主角宋康昊是神父,片中一直在救赎和放纵之间煎熬,简单判断朴赞郁这次是玩票也有些草率。泰珠在同样变成吸血鬼后,对尚铉那句“你不论是救了我,还是杀了我,都会因此愧疚终生”一句成讫地点破了尚铉的两难处境。不过影片充斥着大量诸如杀戮吸血的暴力血腥、舔脚吮指的怪异激情,在这么多极致商业元素的累加下,很难想象观众还能腾得出脑子来思考。

不论是被暴力恶心到的人,还是因为冗长节奏而崩溃的人,将来看这部影片都请尽量坚持到最后,阳光下的择日之死,真是让人佩服朴赞郁的暴力美学。

20 部片角逐金棕榈

《破碎的拥抱》导演:佩德罗·阿莫多瓦 《鱼缸》导演:安德里亚·阿诺德 《预言者》导演:雅克·欧迪亚 《获奖》导演:马可·贝罗奇奥 《遗留的时间》导演:伊利亚·苏雷曼
《开端之时》导演:格扎维埃·吉亚诺利 《东京之声的地图》导演:伊莎贝尔·科赛特 《白丝带》导演:迈克尔·哈内克 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导演:李安 《寻找埃里克》导演:肯·罗奇
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导演:娄烨 《基纳瑞》导演:布里斯特·曼多萨 《遁入虚无》导演:加斯帕·诺 《蝙蝠》(Thirst) 导演:朴赞郁 《野草》导演:阿伦·雷乃 《明星》导演:简·坎皮恩
《无耻混蛋》导演:昆汀·塔伦蒂诺 《复仇》导演:杜琪峰 《脸》导演:蔡明亮 《反基督者》导演:拉斯·冯·提尔 (张辑)